



《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
[日]上野千鹤子 著
廖荣发 译
译林出版社



《小陶然》
房伟 著
作家出版社



《在路上》
李一鸣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堂老年独居者的生死课

最近一位朋友总是向我倾诉生活的苦闷：刚离了婚，女儿不到3岁，因为离婚闹得鸡飞狗跳，她父母也被折腾得够呛。她不断哀叹：“我怕是要孤独终老了……”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毕竟在生死问题上，没有标准答案，未来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虽然我安慰不了她，但我相信这本《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一定可以。作者上野千鹤子今年74岁，未婚未育，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对于女性主义和生死问题有着理性又超前的见解。她在《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一书中用诙谐轻松的语言解答了我那位朋友的一系列灵魂拷问：独自一人不可以吗？

独立不等于孤立，对于大多数主动选择独居的老人而言，上野千鹤子发现，当他们适应了独居生活以后，“既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不安”“和心意不同的家人住在一起才是最寂寞的”。“眼不见心不烦”，对于很多抱怨不想跟父母或者公婆住在一起、觉得共同生活不尽如人意的年轻人来说，说不定该搬出去的人是他们自己，他们搬走了，老人可能反而过得更开心了呢。由此看来，老年独居者的生活也许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寂寞又凄惨，如果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拥有可以信赖的亲人或朋友，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独自一人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当我的朋友还在为离婚之后大概率会孤独终老而郁闷担忧时，上野千鹤子却发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老两口家庭的生活满意度是最低的，“在老两口的家庭中，不仅两个人的满意度都低于独居者，甚至妻子的满意度还会低于丈夫”。

大多数老人都表示“不想给子女添麻烦”，就像我朋友所担忧的——“我老了之后会不会拖累我女儿？”但事实上，养育一个孩子比照护一个老人辛苦得多，能让这一切显得不那么辛苦的唯一原因，就是父母对孩子无条件的爱。父母为什么总要把自己置于“付出者”的位置上，不让子女扛起他们力所能及的负担呢？“每次听到周围的老人说不想给孩子添麻烦的时候，我都会想他们为什么要跟孩子那么客气。”对于没有子女的上野千鹤子来说，“有子女承担力所能及的负担”这一养老选项让她十分羡慕，“让他们有机会回报父母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当父母去世之后，留给子女的成就感就是最好的礼物”。

独居的晚年生活最让人害怕的，应该就是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默默地死去吧。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听到的，往往是家属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延长老人的时间，至少要等到长子或者长孙赶到，以及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见到长辈最后一面而抱憾终身。对于这种“临终见证情结”，书中也给出了合理的应对办法，那就是对于老人而言，大多数的死亡都是可以预见的，是缓慢到来的，在那之前，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表达自己的情感、保存彼此的回忆，而不要总是因为最后一瞬间没有在场而难以释怀。

从一定程度来讲，《在熟悉的家中向世界道别》是本相当激进的书，但这本书对于医疗、护理、死亡等方面解析和洞见引人深思。每个人最终都有可能成为“独居者”，“和别人组建家庭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或早或晚，每个人都会回到独自一人的状态”。当真正面对独居的老年生活时，应该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呢？“你不要去想它以后会怎么样，你得问问自己，你希望怎么做。”未来因为未知而精彩，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居还是被动独居，只要我们愿意并为之努力，逐渐老去的生活也可以更有趣、更轻松，我们也完全可以在熟悉的家中以自己的方式迎来最后的时光。

□刘帆帆

「一地鸡毛」中的隐秘人心

□周婷婷

如果说房伟在小说集《猎舌师》中，已然用个人化叙述视角，在历史书写领域崭露头角，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抗战历史；那么在其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小陶然》里，我们惊喜地发现，作家保持了敏锐的体察，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领域，横跨时间之经纬，以众生情态为墨，铺排出一幅来源于生活“一地鸡毛”中隐秘人心的画卷，展现出在日常生活书写领域的娴熟功力。

《小陶然》囊括了八个别具一格的故事，它们皆被放置于生活这一场域，为情感所包裹，成为折射当代人情感状态的多维棱镜。《九三年》记录了沸腾动荡的大变革中一代“坏孩子”的情感记忆，这段青春体验充斥着暴力与欲望，濡湿、闷热、狂放、躁动，却有独属于那个时代少年的青春气息。与金花、“小饭桶”之间的纠葛构成了“我”所有的初恋记忆，而故事的最后，金花和“小饭桶”神秘莫测的“退场”，让她们永远留在神圣的青春岁月，“我”则被时代浪潮裹挟，逐渐衰老臃肿、庸俗迟钝。秦陵老师的一句“下课了，建民”，喻示整个上世纪90年代青春记忆的退场。

当《九三年》在用已经逝去的青春记忆对当下现代人的庸常无聊构成伤感与反讽时，《月光下的黄羊》则为困顿于城市的每一个孤独个体质询、探索有关心灵的体悟与确认。一对情侣前往神秘浪漫的新疆，试图修复已经摇摇欲坠的感情，但原始而蓬勃的广袤天地为他们搭建起的不是上演复合戏码的天然舞台，而是反思琐碎都市生活以及疲惫情感建构的深层空间。小说最后出现的“月光下的黄羊”，是自然赋予的精神救赎，让所有人脱下了包裹于心灵之外的厚厚外壳。当撕下一切将就与虚伪，每个人都流露出属于自己的那份对待情感的真挚与真诚，做出最无愧于心的选择。

与《月光下的黄羊》呈现出的逃离都市生活，在自然中寻找心灵归宿之旨不同，《爱情买卖》则与当下都市紧密黏合，在黑色幽默的写作风格中展现出某种荒诞的生存状态。“我”和“闲看花开”通过直播这一极具时代气息的形式，在网络世界达成“合约爱情”，为了赚取金钱以应付母亲的刁难，“我”不得不满足“闲看花开”猎奇的窥听欲，一次次地消磨曾经丰盈的情感与生活体验，使自己逐渐成为丧失主体性的“行尸走肉”；而当“我”在生死面前终于幡然醒悟，褪下对方的网络外衣，发现“闲看花开”中年女子的伪装下竟是未成年少女时，作家酝酿许久的荒诞感在这一刻登峰造极。作家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反衬畸形扭曲的情感与生活，表现出其对现实生活别样的突进。

当我们在关注青春时光中暗恋的美好、中年生活中遭遇的情感危机时，老年人隐秘却强烈、深刻的情感需求往往被忽视。在这个问题上，房伟捕捉到老年人群体错综复杂的情感心理，展现出独特的眼光。作为姊妹篇的《小陶然》与《老陶然》将目光凝聚在老年（或即将步入老年）人的情感状态上：《小陶然》围绕老邱的一段段相亲经历展开故事，直到最后陷入一场“婚姻陷阱”，所有通过寻找伴侣来排解寂寞孤独的期望都在这一刻潦草收场；《老陶然》写的是退休职工闫阿姨与丈夫离异后所经历的一系列悲喜冷暖，与丈夫出轨对象的矛盾冲突、突如其来重大疾病以及因疾病而起的人世百态，这让闫阿姨此前通过外物——歌舞团达成的平衡被彻底打破，陷入绝境。

故事到这里，房伟为我们呈现出老年群体面临的真实情感困境与心灵困境。但如果仅仅提出问题却难以提供治愈的药方，那便拘泥于“问题小说”的路子，房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由老邱与闫阿姨的种种遭遇，引出本书的题眼“陶然”之境——“陶然怡乐，自在人间”。短短八字，却足以构成一部为困厄于琐碎生活、烦恼人生的你我他而设的精神“启示录”。在看破高菁菁设下的陷阱后，老邱毅然决定不再让自己深陷于男女关系，希望通过醉心于艺术与创作来达成一种“陶然自怡”的人生新境界；闫阿姨在尝过丈夫不忠、女儿不孝以及朋友背叛的苦涩酸楚后，终于在一场滂沱大雨中将自己从为他人的长久忍耐中彻底释放出来，迎着狂风暴雨翩然起舞，摆脱了所有外在关系的束缚，活出了原始而本真的“自我”。在这份“陶然”的心境中，老邱和闫阿姨都迎来了自己崭新的生活。

通过小说集《小陶然》，房伟站在现实的多向路口，以敏锐成熟的目光对生活的多样化情态进行深入开掘，用细腻却有力的笔触一一呈现，洞悉百态人生，品味百味情感，传递出一种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

散文之树摇曳多姿

□孙永庆

路上有花草树木，有河流山川，有大路小径，也有悬崖峭壁，无论遇到何种状况，都是一种人生的况味。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行走在路上吗！在《在路上》这本书里，李一鸣写了那些年遇到的人和事，写了留在心灵深处的精神之地，让读者去品味人生奋斗中的酸甜苦辣，去回味那些年的人生过往，去感受亲情、爱情、友情带来的那份感动。

在路上奔走的人们，怀揣着理想，想实现“诗与远方”的梦想。理想的实现是艰难和困苦的，是寂寞的独行，是灵魂的一次次洗礼。在精神上，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痛苦。走走停停，以思求证，人为何要远行？人为何去奋斗？《遇见》一篇中，作者“遇见”了王懿荣——他们都是从烟台奔赴京城的，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时代使然。王懿荣的祖先是有名的琅琊王家，王懿荣却生不逢时，参加清末科举考试，屡考不中，他执守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念，怀揣着立德、立功、立言的生命渴望，一次次叩响命运之门。他终于成功了，赐进士出身，继而参加翰林院进士选拔，登上了科举考试的顶层。王懿荣出仕并不平坦，外敌入侵，面对灾难深重的局面，文人的风骨使他大义凛然，让人心生敬意。作为文人，他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偶然的遇见，发现了甲骨文。“王懿荣这一发现不要紧，他如炬白的目光照亮了历史的隧道，洞见了华夏文字的始根，直接把汉字产生的历史，溯源到公元前一千七百多年。试想，如果没有王懿荣慧眼识别，甲骨只能被弃之如敝屣，最好的命运也就是被当做药材研磨成粉，经病人肠胃消化后再回归大地。如果那样，凝注着中华文明尊严的见证就遭遇毁灭性灾难，甲骨文、殷墟，将沉睡在无尽的黑暗中，不知何年何月得见天日。”偶然中有必然，多年的不懈努力，多年的奋力拼搏，练就了他的那双慧眼。

写王懿荣也穿插了作者自己的故事，从滨州到烟台主持建设大学新校区，又从烟台奔赴京城，通过选招主持鲁迅文学院的工作，终于回归到自己的文学故乡，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文学理想。在历史意识的观照下，作者对人生的意义做了诗性的诠释，通过对历史的审视和思考，在今人与古人的对比中，将时代感和历史融入散文中。正好暗合了作家王蒙的观点：要用历史发展的意识去艺术地把握现实，从“事件的深层、生活的深层、人的心灵的深处触到生活的脉搏、历史的脉搏”。

有些人不甘寂寞，不满足于现实，主动地走在路上，如王懿荣、李一鸣等，有些人是被迫无奈地奔走，同样走出了人生的精彩。我们看《每逢暮雨倍思卿》，苏东坡的“在路上”，是面对遭贬，贬任杭州通判，继知密州、徐州、湖州，又被二贬，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再遭三贬，到了黄州、惠州、儋州，对于贬迁遭遇，连李白这么旷达豪放之人，也有“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的悲吟。苏东坡却以坦然的心情待之，以随遇而安的心态待之，不能不令人佩服。这些贬迁成就了苏东坡，是幸，还是不幸？他回首一生，自我评价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遭贬之旅，是为一生事功。人生难免会遇到沟沟坎坎，应抱着良好的心态面对，心情沮丧是一天，心情快乐也是一天，我们为何不选择快乐呢？

好的散文作品必须有深厚的底蕴，这是作者扎根传统文化之必然，使散文富有情趣，使散文之树摇曳多姿。在《当文学遇到酒》中，从文学的源头《诗经》开始，到“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到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到陶渊明的“引壶觞以自酌”，到李白“莫使金樽空对月”，到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到李清照的“沉醉不知归路”，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酒在文学的长河里流淌，酒中自有真情在，饮而不贪真风流，读之酣畅淋漓。

《在路上》是作者散文艺术风格的展示，“它不仅饱含作者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等客体世界的深刻体验与揭示，更是作者心灵的真实‘自传’”。这是李一鸣的自语，也是作者对读者的真情告白。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